

| 朝花夕拾

东禅巷里的台州名媛卢德仪

黄伟 / 文

在黄岩东禅巷,有一位才淑的女子,被载入民国《黄岩县新志·列女·才淑》章节,又被临海黄瑞编入《三台名媛诗辑》,成为晚清台州名媛代表,传为文坛佳话。更让人称道的是,清末有近百位海内外名流为她的《焦尾阁遗稿》作序、题跋、留词,成就了黄岩历史上的绚烂篇章,她的名字叫卢德仪。

持家孝悌 勤劳贤淑

卢德仪,字佩兰,又字梅邻,黄岩人。嘉庆庚辰(1820)生,同治四年(1865)去世。她出身名门,是举人卢绅的孙女,处士卢肃廷的女儿。卢处士亲自教她读书,她深受家学熏陶,通五经大义,尤其擅长《诗经》《礼记》,熟《文选》,旁及史籍。

卢德仪20岁嫁给东禅巷里比她大一岁的王维龄后,几乎每天早晨起来烧灶下厨。孝敬公婆如侍父母,友爱诸叔小姑,全心全力勤劳持家,抚育子孙奉视如己出,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她性爱花木,特别喜欢种植兰花,每当月夜之际,移动盛放的盆兰到庭院亭台上,高下参差妥善放置,然后扶着年迈的公婆坐在花下采摘花朵,蘸上蜂蜜,递上茶水献给二老,怡然相乐,因此自号佩兰。当公婆晚年病情严重,她随同丈夫昼夜服侍左右,直到老人去世,谨守丧礼,毕诚毕敬。

咸丰十一年(1861),黄岩遭受洪杨之乱尤其严重,至今在东禅巷古宅的廊柱上可看到伤痕。当时,王维龄的父亲和两位弟弟相继去世,王维龄和弟弟携全家老幼避难黄岩西部上郑石墩村,后来又转移到更高更安全的山里。每次兄弟两人翻山越岭几十里背米回来,卢德仪都是先做好饭菜给年迈的婆婆食用,然后再按长幼分给家人,而她自己吃番薯、薄粥或麦屑充饥。

次年四月,黄岩城内洪杨之乱退去,一家人才回到东禅巷居住。由于操劳过度,卢德仪病倒,回家后她仍然带病帮助丈夫操持家业,并在同治四年(1865)八月去世。

卢德仪生育五子四女,五子分别是彦威、彦征、彦载、彦武、彦哉。长子彦威,官至太常寺少卿。彦征以州判候补江苏,署鄂州知县。彦哉以知县候补安徽。彦载是国子监生,经商有成。彦武任海标千总。长女嫁给严祖源,次女嫁给林彦直,仲女嫁给东禅巷“东禅花隐”官小樵之子官瑞椿,幼女嫁给司厅巷朱谦,其中官瑞椿、朱谦两位女婿是黄岩清末民初知名人物。

课子就读 言传身教

王彦威幼时,卢德仪亲自教导他诵读诗书。他6岁学习数目和方向的名字,7岁知道男女有别,开始遵守礼仪之道。

卢德仪曾作有《秋夜课廉儿读书》七绝一首。王彦威谱名士廉,廉儿是卢德仪对爱子的昵称。卢德仪生病卧床数月未愈,仍力促王彦威外出参加乡试,不要错过好机会。当王彦威离别后,她痛哭着对王彦威妻子说:“廉儿我所爱,然我病若此,恐廉儿去有母归无母矣!”

秋夜课廉儿读书

良宵闲雅与诗宜,清课从头莫告疲。
矮屋数椽灯一点,我家喜有读书儿。
这首诗歌画面感很强,清代著名书画家会稽赵之谦读了全诗,感叹之余作了一幅《秋夜课诗图》,将这首七绝的诗意呈现出来。一时间,文士题咏遍及大江南北,可惜在流传期间这幅精彩的画作在京城散失。光绪己丑(1889),这幅画被王彦威失而复得,他特意为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此时赵之谦已经去世5年了。

据《台诗四录》引孙德祖载:“余友致夫王君彦威,初名禹堂,登同治庚午乡荐,为人笃行而幼学,每自言幼承母训。贤母卢太恭人尝有秋夜课儿诗,有‘茅屋一椽灯一点,我家应有读书儿’。致夫后官工部,赵揭叔为写《秋夜课诗图》,一时名流皆有题咏。每出以见示,未尝不涕下沾臆也!”由此可见王彦威成才,与母亲从小给他的良好启蒙教育分不开,不管是学习、生活习惯的培养,还是前期人格的塑造。

据王彦威回忆母亲一家经堂课读场景:“彦威五六岁亦执策侍其后,暇则举古今忠孝事为堂上陈之,以博色笑。其遗文盛典有关感劝者,比类录之。凌杂掌故则别纸录之。傍行侧注,一字不苟。”

卢德仪不但自己亲自课读子侄,丈夫王维龄也教子有方。他曾经对儿子们说:“我刚进入私塾时,一升米三分之,为粥三次,一熬乳,四析之。”因此孩子们都各有成就,特别是长子彦威名声在外。

夫唱妇随 伉俪情深

张文虎《王儒人传》写道:“暇则伉俪以诗倡和为乐。”卢德仪写出《寄夫子温州二首》和《夫子游委羽山二首》等佳作,伉俪情深可见一斑。《寄夫子温州二首》写夫妻新别后,卢德仪对丈夫的思念和渴望早日团聚的情感。一百多年后捧卷读着诗行,这两

首含蓄的思妇诗在场感依然极强。她把诗歌的文字打磨得温润如玉,足见文字白描功夫之强。

寄夫子温州(二首)

其一
小别情怀未语,计程应已过山南。
东瓯风景知何似,计取归来住夜谈。

其二

闲阶月色刷分明,河汉横空夜气清。
斜倚栏杆悄无语,霜花如雪扑帘旌。

诗中的“夫子”,指的就是王彦威的父亲王维龄,字广良,别号菊人,祖父王子业,父亲王谦受,家住黄岩城内直下街,后来移居东禅巷(原城关镇宿舍东面区块)。王维龄从小聪颖好学,在他年少时,由于家庭贫苦,从祖父举人王斐山、明经朱云岳对他很赏识,怜惜他家境贫困,都将他免费招到学舍读书。卢处士也非常器重女婿,赠送给他一筐藏书。王维龄致力科举考试,参加郡县考试名列前茅。但是,当府城学使过来推荐他时,他却称病婉言拒绝了。原因是家里的父亲年纪已大,而且家境不好,他的父亲要求他经商。他乞求王斐山、朱云岳两位先生帮忙,都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和妻子卢德仪一起痛哭了好几天后,他才开始和仲弟一起去做生意。卢德仪教导他的弟弟们读书、计算账务等事项。

据王彦威撰《先母卢太淑人事略》载:“其父以老年家贫,命习贾人事数年,积资返父所质田,为其弟纳室,既而累资巨万,岁入八百斛,乃与诸弟分之。”这与林丙修所写的《王大常传》记载“父维龄,太学生,为蓄贾。徙城隍庙前,资用日以饶”。从中可以知道王维龄弃学从商,曾移居城隍庙前经商,使得家中财力更加雄厚。王维龄和卢德仪夫妇仍然商量着与亲兄弟们平分资产,一家人其乐融融,和睦相处。

遭受了洪杨之乱回到城里后,王维龄家中资产大为缩水,等到暴乱平定后,他重操旧业,让季弟出面经商。由于季弟从商经验不足,耗尽了家中的所有资产,并且负债累累。王维龄夫妇两人没有埋怨,依然对他友爱如常。

焦尾遗稿 古今传诵

卢德仪生平作诗好几卷,都是自己珍藏,但毁于兵乱。现存诗歌仅33首,是嫁给严祖源的长女夹杂在笈篋中带出的母亲诗作,加上避乱期间、回城后的诗作,称作《焦尾集》,后来自署阙名。同时,她还著有《焦尾阁胜录》2卷、《正气集》4卷,均散佚。

《焦尾阁遗稿》是正式书名,载于《台州府志·艺文略》中。可分感怀诗、写景咏物诗、思妇诗、闲适诗等类别。晚清武进士女张婉隼认为卢德仪的诗歌平淡而有深味,中年遭遇离乱避难黄岩西部后哀愁渐生,始有悲壮沉郁风格,这个评论比较精准。

斗鸡巷王炳辰所题《焦尾阁遗稿》五律一首,全诗概括了卢德仪去世之后,王彦威为卢德仪的《焦尾阁遗稿》征集诗文序跋,涉及王家前后四代雅颂的作品近百篇,每一篇都是文笔优美,称得上佳作,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题《焦尾阁遗稿》

征题历四代,写作百余家。
雅颂传焦尾,文词灿彩霞。
子孙能撰述,德操显柔嘉。
受命终难却,高明笑白蛇。

焦尾,意指美琴。《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后来,“焦尾”与绿绮、绕梁、号钟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琴,象征着知音难寻的含义。同时,人们也用“焦尾琴”“焦尾”等词语来比喻历经磨难而仍不放弃的宝物。卢德仪自经历战乱磨难后自署其名,用来纪念这段人生经历。

《焦尾阁遗稿》有瑞安孙衣言、德清俞樾、吴县潘祖荫、庐江吴长庚等人的多篇序文。还有江宁汪士铎、顺德李文田、会稽李慈铭、孙德祖契书后跋,另有数十位海内位名流题词。

《避乱石墩滩声狂作彻夜不寐感赋一章》是《焦尾阁遗稿》中的一首七绝,是卢德仪一家避乱宁溪五部后转徙上郑石墩居住时的一首纪实诗。

避乱石墩滩声狂作彻夜不寐感赋一章
干戈满地欲何之,穷谷藏身岁已迟。
彻夜滩声眠不得,似为羁客写愁思。

黄岩西部上郑石墩村,因村中溪流上,原有一排石墩作为过溪通道,故名。王维龄和清末浙江水师统领王夔阳父亲王鞠勋的关系交好,于是选择在此避难。诗题中的石墩,因位于宽阔的西谷黄岩溪旁,雨量充沛的时候,满溪滩的流水流过,发出很大的声响。尤其在有心事的月夜,思乡的人儿经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焦尾阁遗稿》得到众多名士的关注和重视,并刊刻流传于世,是古代女性重视文化的见证。卢德仪相夫教子,知书达理的故事厚实而绵长,让这位台州名媛成了众多后人的楷模。

参考文献:民国《黄岩县新志》、王舟瑶《台州四录》、王舟瑶《西桥王家》、林丙修《王大常传》。

残碑里的家族记忆

潘昌来 / 文/摄

天气炎热时,临海杜桥华屿山前华屿塘的水被抽水机抽得只剩塘底一点点。笔者走过半人高的杂草,来到塘边,只见半块碑倒在塘边,曾作为池塘的踏脚石。

这半块石碑,灰白色,高约一米,宽约半米。当夕阳斜射在碑面上,镌刻的文字立体般地呈现。因为是残碑,只遗下后面的两行文字:“承重孙朱承都奉祀 邑庠生朱绍淇敬书”。

承重孙,属传统丧仪中的用语。正常人亡故,丧事由嫡长子操办,但是嫡长子先亡,则由嫡长孙主办,这个嫡长孙就叫承重孙,是承担主丧重任的意思。

邑庠生,即县秀才,古代学校称庠,故县学的生员叫邑庠生。

笔者听九十四岁高龄的陶世虎老先生说过,牌门的朱绍淇先生曾教过他读书,是否就是这位朱绍淇?

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回浦中学,喜爱传统文化,对纂修谱籍,诗词书法均有研究。

提起朱绍淇先生,陶先生回忆,那年他13岁,就读大汾文昌阁(后改称宾贤小学)。朱绍淇先生是学校老师,不胖不瘦,在校教国文。

据陶先生在1989年手抄的民国十六年(1927)《临邑陶氏宗谱》,里面还有临邑庠生朱绍淇撰写的《重修宗谱序》一篇,时宗谱落成,嘱他为之作序。此外还有《端甫君事略》《指山概略》《祝御君行略》等传略三篇。

在岸头村的镇福庙,还有民国十三年(1924)朱绍淇撰写的《度孤胜会》碑记,讲述乡间善信捐款购置田亩,再建弥陀道场,每年清明冬至的祭祀双节,用以超升孤魂野鬼的旧时往事。

秀才朱绍淇是牌门人,现在行政村名叫杜前村。其详细的经历需要到村里翻翻朱氏宗谱,大概可以知晓。

翻开民国二十五年(1936)编辑的《台临朱氏宗谱》,朱氏的往事历历在目:宋代时则常在嵩山的东边,投资建立农庄(相当于现在的农场)一所,往来收租时,见此地富饶,有渔盐之利,遂迁居于此。他生有四子,长子德和居住在郡城,次子德安后代散居各地,三子德平为下朱始祖,德辅为上朱始祖。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上朱三透的朱允昂(1354—1404)登进士第,后升为江西御史,他冰霜自励,大公无私。时朝廷多冗员,公进表节浮冗之疏,皇上表扬他,抚摸他的背说,朕与卿同姓,虽分君臣,犹如父子,凡有要讲的话,悉言勿隐。公以为遇到知音,益发以抗直自矢,弹劾而不避贵戚,哪知却成祸端。他与缙城方孝孺先生是忘年之交,既同桑梓又有葭草之亲,两贤士相契如水乳。后来方氏遭难时,初时公得以周全,众人都为公而幸。公因不屈不阿,卒为当事者所忌,被诬陷为方氏党人,而竟遭所害。其子名垚,含泪扶柩南还,葬于六十四都的香积寺右边(元初改乡、里为都、图,沿至清初未变。时六十四都由兴回乡析出,香积寺亦今香积院,在临海西北郊的松山)。因敬仰朱允昂刚正不阿的气质,乾隆年间,浦坝港北岸的大城庠生傅灿星和渔西居士张君魁在编辑朱氏宗谱时都题诗以

| 山在那里



云海

余喜华 / 文/摄

羊岩山地处临海市西北,距临海城区约15公里,主峰海拔786米,古以“山顶石壁上影如羊”而得名。

上羊岩山看海,看什么海?羊岩山东距三门湾约四十公里,登上羊岩山的最高峰“羊岩之巔”,如果你运气足够好,碰上天气晴朗,加上你目力极好,或许能看到三门湾,看到茫茫东海。但即使你真看到东海,那也是朦朦胧胧的大海,至于那大海的浪涛,海上的海雾、渔船、帆船,都需要发挥你的想象。同样的,羊岩山上,不可能每天都晴空万里,许多人的目力也很有限,所以在羊岩山上,真正能看到海的机会不多。

那在羊岩山上还能看什么海?我告诉你,羊岩山上还能看云海、看茶海。

羊岩云海

看云海实则是看日出的副产品。看日出的最佳处,一是海上或视线开阔的海边,二是高山之巅。我曾在椒江大陈岛、温岭石塘渔港的海边看过日出,当那一轮红日跃出海面的瞬间,太让人惊艳了。而羊岩山的羊岩之巔,正是一处观日出的好地方,因为在它的东边,没有比它海拔更高的山峰了。

羊岩山上看日出,最好头天晚上上住羊岩山庄,从山庄到羊岩之巔车程约十分钟,

纪念,傅灿星所写的诗是:

成仁取义颂方门,波及先生死亦存。

古寺烟云埋侠骨,西风风再注忠魂。

张君魁题道:

先生抗直世所稀,相府清风重帝几。

千古难磨忠义节,一生不避虎狼威。

到了明嘉靖元年(1522),为慎终追远,裔孙仁植为纪念允昂公,在所居村庄的南面,集资兴建牌坊。后来族姓日繁,列宅而居,渐成望族,上朱村也因牌坊而称牌门村。如今,在牌门三透,还立有两根约四米多高的石柱。到1954年,因村在杜桥至前所的公路边,又取名杜前村。

据《台临朱氏宗谱》介绍,牌门朱氏有三派:三透派、路下派、塘外派。

朱绍淇属于路下派,谱名朱承鑫,字淦泉,榜名绕淇(他自己署名有绍淇,如“残碑”,也有署绕淇,如《度孤胜会》碑记)。邑庠生,他幼时天资敏捷,日能读积寸书,弱冠就名立黄官,且游学东湖,刻苦愈甚,乡人都期望他明日鹏程万里,有诗这样赞道:

入塾即超群,俗子皆富目。

惜无十年功,五年未遍熟。

一朝竞奋发,撒帐而还读。

既抱凌霄志,云路看捷足。

唯他燕雀巢,安知鹏与鹤。

绍淇生于光绪四年(1878),娶杨氏,育有三子,长子汉衡,次子汉来,三子汉茂。他好公益事业。据《重修朱氏祠堂记》载,朱氏祠堂创自前明,置有祀产以供冬祭,后来由于疏于管理,以致冬祭牲牲不备。绍淇见此则竭力维护,培植族山树木,到民国六年(1917),把树木出卖的资金,赎回祀田,恢复祀典。

民国九年(1920)之秋,又为疾风暴雨毁坏,祠宇损失严重。绍淇召集族众相告:“今祠宇为风雨所坏,若不紧急重修,将何以安我祖先!”因族里无多余的款项,不得已,只好筹资进行修葺,并择族之公正老成者协力助理。因原有大门规模狭小,拆后重新建设门头三间,宏规巨制,较胜旧貌。所费不下三万余金,都赖绍淇严加管理,不数年而祀产得以恢复。

2022年,朱氏祠堂进行重建,可惜百年前由朱绍淇领头改建的台门头,也一同拆毁,宏规巨制也难见踪影了。

朱承都,字舜芳,号超群,属塘外派。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身书香门第,其曾祖父电爵,字焕章,号倬云。他九岁丧父,母陈氏,是邑庠生陈洛谷的次女,孤儿寡母,可怜之至。但陈氏以柏舟自矢,操持门户,成小康之家。当电爵26岁时,受学于临海郡城的李廉郭屏先生。先生对他说,你若有志读书,不如迁居郡城,以免往返之劳,况且郡城的风气大于乡下,识见也自然广阔,后代子孙亦为风气所改变,必定有大于平常人的地方。电爵于是同老母,携妻子移住临海城里,后来果然书香不断,科甲绵绵。但是电爵虽苦志学习,年复一年,却没考取功名。到三十多岁时纳捐得了个候补县丞。既然自己科举无望,于是对后代用心培养。

他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和中,次子衡臣,三子是承都的爷爷叫彬臣。

和臣就学于郡城的黄桂山、江青侣二位先生,同学有彭笠年、江宛秋等人,19岁时,成

羊岩山上看海



茶海

然后徒步登上山巔约十分钟。故而只需日出前半小时从山庄动身,就可以赶上观看日出,这样无需太累。若从台州市区或临海城区出发,则要提早一两个小时,才不至于耽误。

我两次上过羊岩山,都没能看到日出。第一次登山时间不对,上到山顶天早已大亮;第二次去,因为当天台风刚绕过三门湾北上,天空的云海尚多,登山时已知不能看日出,但有幸可看云海。

登山时天才蒙蒙亮,山路石级尚需摸索前行,同伴的面孔还看不清晰,大约走了一半路,人面已清晰可见,而东边天空呈现出橙红的云彩,云彩下的山峦层层叠叠。登上山巔,天边橙红的云层更厚,在橙红云层的上下部,则呈现出暗紫色的云带。太阳应该早已跃出海平面,它的霞光想必必要冲破云层的束缚,但厚厚的云层丝毫也没有退让的意思,仍然包裹阻挡着阳光的冲刺。于是,那橙红的云带继续上抬,曾经一度被撕裂,中间露出一缕红光。但这些都云云毕竟是台风带来的残余势力,十分顽强,一度将整个太阳光芒遮挡,天空整个变成暗灰色。云的势力终究是强弩之末,红日终究跳出了云层的包围,站在云端之上,时针已指向上午七点以后,红日下的云海呈现出多重色彩,赤橙黄蓝紫,此时山岚升腾的雾气,也被阳光照射,呈现出一轮迷幻的光晕。

日上山头,带着些许惊喜,些许遗憾踏脚下山。下山路上看茶海。



残碑上的文字

为郡生。

衡臣迭遭多故,投笔从戎,充当协镇书吏。咸丰七年(1857)九月,东乡王贤河(旧志称王夷牙)率众攻打临海郡城,衡臣亦登城,不憚烽火之虞。后来知府报功,因他年少有胆识,保举为五品军功。正当可以立身报效,以图进取时,却以母老弟少家政艰难,不以军功而自傲,仍操持家务,闲时学习诗文以继父志。衡臣25岁时,太平军进攻台州府城,他乘空隙携家眷逃回故里牌门,虽家资全无,但一家无恙。其子祖诰,幼颖不凡,受业于彭笠人。22岁时,为县学第二名。他学习刻苦努力,与同学大汾人李庚诗在霞城东湖讲学时纵论古今,其文章受到山长葛逸仙鹤部、王子裳太守、王毅甫京卿的欣赏。可惜身弱多病,十余年来,未尝省试。到33岁、清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时,阅卷的吴太春批示其布局浑成,起讲一气,很有魄力。主考官侍郎评,笔端而劲余,亦气象光昌。不料,由于额满而名落。天道又不遂人愿,祖诰身发大病,衡臣百计求全,劳心致疾而亡故,儿子也相继仙逝,就连两个孙子,也先后殒逝。一家只遗孙女一人,嫁给前所庠生赵梦梅之子鼎文。

彬臣,承都的爷爷,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来到临海时,彬臣避乱于义城的秀溪,十一月十九日被太平军抓到黄岩西乡,后受伤被放回。因动乱荒废学业,24岁时受学于邱介孚先生,复入塾读书,29岁入县学,41岁时,祁世长宗师(字学公)广搜词赋之士,彬臣前去应试,为第三名。他家后代兴旺,生有五个儿子,分别是祖谟、祖谦、祖训(邑庠生)、祖谦、祖诰。六个孙子,分别是祖谟子承燕,祖训子承祁,祖谦子承都、承苑,祖诰子承韶、承阳。

和臣,因缺乏后嗣,以彬臣的次子祖谋入继。后来祖谦也乏嗣,再以其哥祖谟的儿子承燕入继。

衡臣的儿子祖诰及二孙早逝。后来也以彬臣之孙承韶入继。

据此,残碑上的“承重孙朱承都奉祀”,是朱承都的二伯祖父衡臣及伯父的墓碑,作为人继子,所以列在其名下。岁月无痕,惟以刻石而见之。

羊岩茶海

羊岩山的另一亮点是茶文化园,整个茶文化园面积约20平方公里,其中茶园占地约5平方公里,莽莽茶海,置身其中,一眼望不到边。无论是从羊岩之巔看云海后漫步下山,还是从矗立着的地标性雕塑——天下第一石壶的入口处拾步上山,满眼葱绿,无不给人以心旷神怡、充满张力的视觉享受。你可以张开双臂,尽情拥抱这无尽的绿意,亦可眯起双眼,尽力呼吸这充盈着茶香的负氧离子。哦!你也可以俯身下去,捧一瓣茶叶入手,送入鼻端,尽情吮吸这浓郁的茶香。

羊岩茶园分布在以羊岩山庄为中心的山坡上,平均海拔都在600米以上,这是茶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顺着山势而筑的梯田,层层叠叠,整齐划一的茶树,是历代茶场人的结晶。羊岩茶起源于东汉,至明嘉靖年间,“云峰”茶已颇有名气,明清两代,有少量芽茶成为贡品。上世纪70年代,羊岩人开启了大规模开山种茶的历史,积五十余年的发展,始成今日之规模。如今,羊岩茶园核心区5000余亩,属于茶厂集体经营,同时辐射周边村庄茶园5000余亩,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国人的茶文化,已有数千年历史,早在唐代陆羽的《茶经》就系统总结唐代中期以前的茶叶发展、生产、加工、饮用等方面的知识,并深入挖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但长久以来,人们关于茶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基本停留在饮茶、烹茶和茶具的开发上。而羊岩茶园文化产业的开发,着重于茶叶生产和加工领域,让整个茶叶生产区域成为了文旅融合、文化创意的产业园,是集旅游观光、度假、品茗休闲、文化展示、科教、茶叶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茶文化园。环山水泥路、茶垄间的硬化步道、玻璃栈道、风车与高台,这些硬件设施,是茶园的配角、茶园的点缀,在羊岩茶文化园,茶树、茶叶才是真正的“红花”,其余的都是“绿叶”,这些红花配绿叶,让你尽享茶文化的浓郁氛围。

在羊岩,文化承载着茶之道、旅之道、茶农们的致富之道。